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财务效应研究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余鑫鑫

(襄阳航泰动力机器厂 财务部,湖北 襄阳 441000)

摘要:以 2005—2011 年的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企业在 2008 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元年认定前后的财务效应。研究结果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政策可以显著促进企业财务绩效,同时也能有效提升公司的企业价值。文章进一步按照产权性质、高管持股区分样本,然后进行差异化样本分析。发现该认定政策对国有企业效果显著,对高管持股企业影响仅仅在于企业价值的提升,而对企业财务绩效并无显著影响。但是,有鉴于认定政策的实施效果并未达到预期,基于研究结果,提出细化创新评分标准、扶持定向企业等相关建议完善政策实施。当前国家科技政策更加注重创新效果,需要政府加大创新激励力度,促进企业创新产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

关键词: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创新;财务效应;双重差分

中图分类号:F27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31X (2022) 01-0106-07

DOI: 10.19899/j.cnki.42-1669/Z.2022.01.018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技竞争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的重要博弈筹码,而作为我国精尖科技产业方面的代表,高新技术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和振兴经济的重要发展时期,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改变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因此,党中央在 1985 年 3 月提出《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文件中表明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引擎地位。为进一步加大技术产业投入,国务院于 1991 年发布《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国发[1991]12 号)》,在相关优惠政策的选择上结合了多部门、多维度的扶持原则,其中包括了财政,税收,金融,贸易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原有的政策需要进一步的换代更新,因

此科技部在总结原有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的基础上,会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制定新的《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并于 2008 年 4 月 14 日正式发布。从此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进入规范化,程序化的现代阶段^[1]。

2016 年,国家进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经济时代。因此,对《管理办法》再次修订,以加大对中小型创新企业的扶持。由于 2016 年出台的管理办法主要针对中小企业,且政策需实施较长时间才能出现明显效果,所以从政策实施意义的角度,选择 2008 年出台的管理办法作为研究对象。因为是第一次出台正式规范的技术扶持文件,因此对于后期的政策改进和实施都是具有参考借鉴价值的。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实施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企业创新动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而通过企业的

收稿日期:2021-01-22

作者简介:余鑫鑫(1995—),男,湖北安陆人,襄阳航泰动力机器厂主办会计,研究方向:企业创新。

创新成果取得超额利润。那么在实际认定过程中,这样的认定“招牌”是否真的对企业发挥积极作用?认定政策是否真能如预期般提升企业价值?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将是双向的。一方面,企业能否有效利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契机,扩大企业经济规模,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这将是衡量微观层面中企业的重要能力;另一方面,政策实施效果评价了政府的创新资源是否精准有效地作用于企业,同时高新技术企业的实施效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

由于政府资源的稀缺性和政策扶持的可选择性,不同类型的企业在获得政府资源后企业表现可能并不如预期^[2]。这样不仅违背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初衷,也减少了其他企业获得认定的机会,大大降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那么这样不同类型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会有怎样的财务表现,这将是本文研究的一个方向。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前身是火炬计划,所以政策实施标准有先例可循。而以往关于创新政策的研究,多以创新产出,研发转化率等为主要研究方向。例如,Boeing对2001—2006年中国企业研发投资政策补贴的实施效果进行深入研究,发现短期的研发投入补贴并不能长期刺激企业的创新能力,因而无法提升企业研发绩效^[3];颜晓畅等人发现,我国政府研发补贴对于创新绩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企业创新能力在影响路径上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4],而在财务效应方面,许玲玲等人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的称号具有信息传递作用,给予资本市场较强投资信息,拉升了企业股价^[5],梳理文献发现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财务效应的研究仍然缺乏。基于此,本文意图收集相关财务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认定政策对企业的财务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一是从csmar的企业财务数据入手,保证数据可靠性的同时也扩大了研究的样本容量。二是采用双重差分法可以减少不可观测变量对模型的影响效果。为了解决样本自选择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了psm的方法解决模型的内生性,使实证结果更加稳健。三是对样本进行分类,研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于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和是否高管持股企业的影响,也对政策的未来实施和修订起到了借鉴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政府作为社会资源的收集者和调配者,有责任和义务进行资源的再分配。同时,政府考虑到社会公众的福利最大化,往往首先考虑的是集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这也就是政府会优先将创新资源投入

高回报企业中的原因之一。而由于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使得企业所获得的私人回报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创新所带来的风险成本,这也会导致企业创新的主观意愿下降。因此政府需要对积极研发的企业进行适当补偿和奖励,一方面是为了弥补企业科技转化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是为了社会能实现福利最大化。政府支持科技企业主要的政策工具是R&D补贴和税收优惠。Guo、Di等人认为与未获得政府补贴的中小企业相比,获得政府补贴的中小科技企业具有更高的创新产出^[6];Howell发现政府补贴促进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但降低了低技术和高新技术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7];贾春香等人认为政府补贴对企业的创新能力有着明显的提升^[8]。但朱治理等人在研究中表明,研发补贴对于企业的创新提升作用并不显著,然而研发补贴和银行贷款对企业却有明显的协同促进作用^[9]。在考虑政府补贴监管的角度后,桂黄宝等人认为,政府补贴对于企业绩效存在负向激励作用^[10]。同样,白旭云等人在研究中指出,政府补贴这样的事前激励模式会诱发企业寻租行为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消极作用,相反,税收优惠这样的事后激励对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更有作用^[11]。王钊等人基于断点回归分析指出,税收优惠对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效率有着正向作用^[12]。现有的相关研究更多的关注认定后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否提升,而对于企业财务表现较少涉猎,因此在本文更多关注企业的政策后财务效应的相关表现。

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政府支持政策,在中国企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梳理相关文献后发现,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发投入、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单一政策对企业财务表现及企业价值的影响,而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这一综合科技扶持政策对企业财务的影响研究较少,并且现有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部分学者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持积极的评价,例如:雷根强等人认为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给与了企业良好的信誉保障,由政府背书的担保使得企业通过外部融资激励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13]。许玲玲在区分不同的制度环境后,认为制度环境差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制度对于企业的创新影响更为显著^[14]。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对于该项政策的评价较为消极。许玲玲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企业具有谋求社会资源的动机,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资源的获取,不利于高新技术企业制度的发展^[15]。黎文靖等人在研究中表明,企业为“寻扶持”而创新,其本身的创新动因也并非寻求企业的价值提升,而是通过策略性的迎合政府以获得政府资源^[16]。赵璨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政府和企业的双向寻租行为,造成政府创

新资源的浪费^[17]。徐晔等直接研究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发现企业对于这项资质认定存在较大财务负担,无法承受资质认定所带来的研发投入转化风险,研发成本难以弥补,进而导致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不显著^[18]。

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主要是通过设立研发投入强度、科技转化能力、营业收入等阈值来评估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相关措施鼓励并且激励企业自主研发,借此提升企业价值。具体而言,政府通过研发补贴、政府补助等形式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非经常性损益,有效提升企业盈利水平;政府通过研发加计扣除与税收优惠的组合政策,有效降低企业创新风险,进而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高新技术企业所形成的自我供给链可以有效降低企业供应成本,且政府采购也会优先考虑高新技术企业,这也保障了企业的盈利渠道。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对财务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即该认定可以有效提升财务绩效。

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政策限定了企业的专利产出下限,在一定程度上排除科技转换力较弱的企业,因此在形成专利的过程中实现了产品升级,最终使得企业经济利润提升。同时,政府的担保效应会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使得企业以较低的资本成本获得银行借款和社会资本,且这样政府支持的良好信号会刺激投资者信心,进而抬高公司股价。据此,提出假设:

H2: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即该认定可以有效提升企业价值。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5—2011年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主要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根据前文描述,本文主要选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开始的年份,即2008年认定的所有企业作为实验组,选取2008、2009、2010年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司作为对照组。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剔除所有ST公司;剔除缺少数据的样本;为避免样本中存在极端值造成较大误差,对连续变量在99%水平上进行winsorise处理。最终得到1113个实验组样本,4476个对照组样本。

(二)变量定义

本文将重点关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财务绩效和企业价值的影响。除此之外,本文还加入了其他的控制变量,以减少其他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1. 被解释变量

为了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和价值提升,本文将

资产收益率与托宾q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着眼于研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的外生冲击。因此,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treat)作为虚拟变量,若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则赋值为1;若企业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则赋值为0。将年份(time)作为虚拟变量,同时结合政策的解释变量,形成交互项did,即treat*time,若企业在2008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则交互项为1;若企业在2008年未通过认定,则交互项为0。

3. 控制变量

在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了控制变量。在参考许玲玲^[5]和徐晔^[18]的研究后,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公司年龄(Age)、产权性质(State)、成长性(Growth)、政治关联(Political)、股权激励(Incentive)。加入这些控制变量,主要是因为:规模较大的公司能够有足够的资本与社会资源进行研发创新,也同时具备承受研发失败风险的能力,在研发新产品后,能够增加企业创新收入,进而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成立日越长的公司,产品更新换代的意愿更强烈,也越能激发企业盈利潜能;国企资金相对充分,且响应国家政策意愿强,因此可能研发产出可能较高,对企业绩效有一定的影响;营业收入增长率高的企业需要在市场竞争中发现新的增长点;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源,易于获得政府信任,有良好的政策理解力,更愿意去认定高新技术企业;高管持股的企业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能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研发,进而对企业价值波动产生影响。综上,基于研究数据的相关性和可获得性,选择以上六种控制变量。

(三)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选择从企业微观数据入手,采用双重差分法对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双重差分模型在政府政策实施效果上有着广泛的应用,通过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两次差分得到政策的处理效果,这种近似自然实验的模型可以更为有效地进行定量评价。本文通过观察企业在认定前后的变化(第一次差分),同时在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之间比较(第二次差分),最终判断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的影响。因此构建模型如下:

$$Y_{it} = \beta_0 + \beta_1 \text{Treat} * \text{Time}_t + \beta_2 \text{Treat} + \beta_3 \text{Time}_t + \beta_4 X_{it} + \varepsilon_{it}$$

其中, Y_{it} 为被解释变量(i 表示第 i 个企业, t 表示第 t 个年份),本文将财务绩效(ROA)与企业价值(Tobinq)两个变量作为政策对企业的财务效应影响。treat*time作为交互项,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另外, X 代表控制变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样本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以发现 ROA 的极大值和极小值相差较大,平均值与中位数近似,这说明了样本企业的财务绩效数据分布比较均匀;Tobinq 的极大值与极小值相差较大,说明样本企业的价值差异程度较大;treat 的平均值在 0.293,处于样本企业的较低位置,说明样本企业中通过认定的企业占了少数,体现了创新资源的稀缺性;state 和 Incentive 均值都超过了样本企业的半数,说明样本企业的国企和高管控股企业占大多数。

表 1 企业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样本量
ROA	0.042	0.072	-1.681	0.464	0.04	5589
Tobinq	2.263	1.577	0.503	33.674	1.802	5589
treat	0.293	0.455	0	1	0	5589
time	0.635	0.481	0	1	1	5589
did	0.199	0.399	0	1	0	5589
Size	21.854	1.401	18.157	30.37	21.637	5589
Age	13.534	4.584	2	32	13	5589
State	0.574	0.495	0	1	1	5589
Growth	0.439	1.594	-0.76	12.133	0.088	5589
Political	0.249	0.433	0	1	0	5589
Incentive	0.699	0.459	0	1	1	5589

(二) 动态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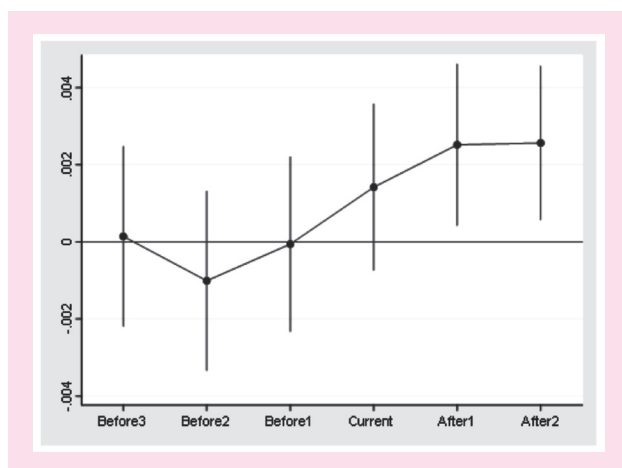


图 1 ROA 平行趋势图

在对样本数据整理的基础上,绘制企业的 ROA 与 Tobinq 的平行趋势图,如图 1、2 所示,变量系数在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前与 0 没有显著差异(置信区间

与 0 值相交),说明设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因此满足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假设,使模型更加稳健,但是设立后 1 年,系数显著大于 0(置信区间不与 0 相交),从图 1、图 2 中发现,可能存在正向的政策效应。同时,根据相关数据绘制了被解释变量的变化趋势图(图表留存备索),其中在 2008 年之前的年份,两个被解释变量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均表现为相对平行,因此使得双重差分模型平行趋势假设成立,同时观察认定年前后的趋势变化,发现实验组较对照组变化更加明显,因此假设 1 和假设 2 可能成立,具体结果需要观察主回归模型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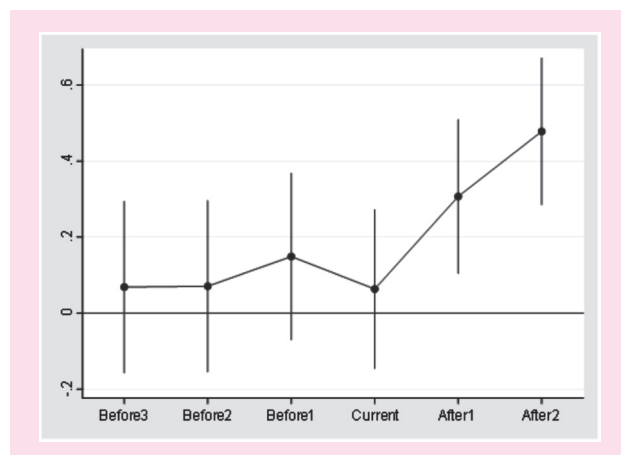


图 2 Tobinq 平行趋势图

(三)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衡量企业认定前后的财务效应变化情况,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被解释变量为 ROA 与 Tobinq 两个变量,分别用来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与企业价值,解释变量中 did 为 treat 与 time 的交互项,因此交互项 did 为本文的重点关注。

在模型回归前,考虑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对各个变量进行 Pearson 相关系数检验。在结果中发现自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大部分较小,但是也存在个别相关系数大于 0.6 的情况,本文进一步选择计算方差膨胀因子 VIF 来最终判断是否真的存在多重共线性。在 VIF 的实验中,结果显示各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值中, did 的最大为 3.46, Incentive 和 Growth 最小为 1.03,平均方差膨胀因子值为 1.67,均小于临界值 10,因此可以认为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相关实验结果留存备索。

本文从“高新技术企业”这一准自然实验出发,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认定政策对企业财务效应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当被解释变量为 ROA 时,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交互项的系数为 0.005,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而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交互项系数变为 0.004,依然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正,因此,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认定政策对财务绩效均

能产生正向效应,说明相比于未认定企业,认定企业在认定后显著提升了企业财务绩效,假设 1 成立。

当解释变量为 Tobinq 时,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后,交互项 did 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政策的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认可,资本普遍看好企业的上升潜力,政策所产生的信誉溢价较充分,因此表明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可以有效提升企业价值,假设 2 成立。

表 2 主回归结果表

	ROA		Tobinq	
	(1)	(2)	(3)	(4)
treat	0.008*** [0.002]	0.005*** [0.002]	0.214*** [0.071]	0.026 [0.067]
time	0.013*** [0.002]	0.015*** [0.002]	0.476*** [0.073]	0.822*** [0.072]
did	0.005** [0.002]	0.004* [0.002]	0.282*** [0.088]	0.204** [0.081]
Size		0.001*** [0.000]		-0.355*** [0.013]
age		-0.017*** [0.001]		-0.299*** [0.049]
State		-0.006*** [0.001]		-0.161*** [0.038]
Growth		0.000 [0.000]		-0.001 [0.011]
Political		0.002 [0.001]		-0.063 [0.045]
Incentive		0.005*** [0.001]		0.027 [0.039]
_cons	0.033*** [0.001]	0.051*** [0.008]	1.305*** [0.056]	9.755*** [0.303]
Year effect	Yes	Yes	Yes	Yes
N	5589	5589	5589	5589
R2	0.050	0.090	0.203	0.318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1$,** $p < 0.05$,*** $p < 0.01$

五、差异化样本分析

(一) 企业产权性质

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面对政策外生冲击时,

反应可能会有所不同。本文将样本企业分为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从创新资源角度上看,国企有良好的资金保障,也对政府出台政策理解力较强,所以对于国有企业的研发产出有政府和资本的双重担保,对企业的绩效提升可能有正向影响。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在面临较大外部竞争时,无法承担研发失败风险,因此从资本稀缺的角度看,民营企业虽然具有较为强烈的创新动机,但研发风险承受力不足,研发转化率可能不如预期,这也使得企业并不会有很好的财务表现。

为验证这一假设,进一步检验不同产权性质对认定政策的敏感度,当样本企业中产权性质(State)设置为:国企赋值为 1,非国企赋值为 0。表 3 列 1—4 展示了实证结果。其中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政策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对非国有企业样本而言,政策冲击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而在企业价值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依然对国有企业样本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验证了前文所述:认定政策对国有企业影响更为敏感,而对非国有企业影响并不明显。

(二) 企业高管持股

企业股东追求的目标是企业价值能实现最大化,而作为企业代理人的管理者更希望追求短期利益。具体的说,管理者希望在其任期内迅速提升企业绩效,以满足其利益和权利晋升的资本。根据最优契约理论,股权激励可以能够有效缓解管理层和股东层利益目标不一致的矛盾冲突。因此,高管持股的企业经营目标可能与股东层更加一致,追求企业的长期利益,所以更加注重研发创新,对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可能会更加明显。同时,根据代理理论,高管持股会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使企业有更多资金用于研发转化,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效率。

本文进一步区分高管持股样本,将样本企业中高管持股的企业赋值为 1,高管未持股的企业赋值为 0。表 3 列 5—8 的回归结果表明,高管持股企业的财务绩效表现对于认定政策冲击并不敏感,但这类企业在认定后对企业价值提升更为显著。

(三) 稳健性检验

为避免政策本身可能存在的非随机选择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杨兴全等(2018),对模型采取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结合(PSM+DID)的方法再次回归。本文先通过估计 Logit 模型计算每个样本对应的倾向得分,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企业的虚拟变量,解释变量包括了主回归模型中的所有控制变量;然后从未认定的企业中,选择得分与认定后企业得分较为接近的企业作为对照组,按照 1:1 的比例进行近邻有放回的匹配。基于新样本,本文重新检验了回归结果,结果如表 3 中列

9—10,假设依然成立,说明本文主要结论基本成立, 较为稳健。

表3 差异化样本回归结果

	ROA		Tobinq		ROA		Tobinq		ROA	Tobinq
	(1)	(2)	(3)	(4)	(5)	(6)	(7)	(8)	(9)	(10)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高管持股	高管未持股	高管持股	高管未持股	PSM 样本	PSM 样本
treat	0	0.014***	-0.057	0.179	0.003	0.009***	0.055	-0.061	0.005***	0.02
	[0.002]	[0.003]	[0.082]	[0.111]	[0.002]	[0.003]	[0.080]	[0.121]	[0.002]	[0.067]
time	0.011***	0.024***	0.734***	1.016***	0.017***	0.013***	0.858***	0.699***	0.015***	0.838***
	[0.003]	[0.003]	[0.092]	[0.121]	[0.002]	[0.003]	[0.087]	[0.129]	[0.002]	[0.072]
did	0.008***	-0.006**	0.304***	0.014	0.004	0.002	0.190*	0.203	0.004*	0.206**
	[0.003]	[0.003]	[0.106]	[0.129]	[0.003]	[0.004]	[0.097]	[0.151]	[0.002]	[0.081]
Size	0.001**	0.001**	-0.296***	-0.507***	0.001	0.002***	-0.372***	-0.320***	0.002***	-0.383***
	[0.000]	[0.001]	[0.015]	[0.027]	[0.000]	[0.001]	[0.017]	[0.022]	[0.000]	[0.014]
age	-0.016***	-0.015***	-0.296***	-0.170**	-0.015***	-0.018***	-0.381***	-0.058	-0.016***	-0.323***
	[0.002]	[0.002]	[0.074]	[0.070]	[0.002]	[0.002]	[0.062]	[0.086]	[0.001]	[0.049]
Growth	0.0003	0.0002	0.01	-0.011	0.0002	0.0003	0	-0.004	0	0
	[0.0004]	[0.0002]	[0.016]	[0.016]	[0.0004]	[0.0004]	[0.015]	[0.016]	[0.000]	[0.000]
Political	0.0002	0.002	-0.042	-0.058	0.0004	0.004*	-0.064	-0.086	0.001	-0.058
	[0.002]	[0.002]	[0.059]	[0.069]	[0.001]	[0.002]	[0.054]	[0.082]	[0.001]	[0.045]
Incentive	0.003*	0.008***	-0.005	0.098	—	—	—	—	0.005***	0.046
	[0.001]	[0.002]	[0.049]	[0.066]	—	—	—	—	[0.001]	[0.039]
State	—	—	—	—	-0.008***	-0.003*	-0.137***	-0.141**	-0.007***	-0.146***
	—	—	—	—	[0.001]	[0.002]	[0.047]	[0.068]	[0.001]	[0.038]
_cons	0.050***	0.027*	8.425***	12.407***	0.063***	0.040***	10.331***	8.507***	0.039***	10.401***
	[0.011]	[0.015]	[0.379]	[0.579]	[0.010]	[0.014]	[0.380]	[0.511]	[0.009]	[0.322]
Year effec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207	2382	3207	2382	3906	1683	3906	1683	5562	5562
R2	0.043	0.13	0.275	0.344	0.093	0.079	0.322	0.317	0.089	0.32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0.1,**p<0.05,***p<0.01

六、结论与启示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是我国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综合性扶持政策,是国家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自2008年实施以来,为我国的科技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政府支持,因此,该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本文主要采取双重差分的模型对企业样本进行实证检验,评估了企业的政策吸收度。通过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能有效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和企业价值。同时,在进一步区分样本后,认定效果对国有控股企业更为敏感;而在高管持股企业样本中,认定政策对于企业价值提升更加有效。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通过事前、事后的多重激励政策,意在引导企业创新投入,增加营业利润。

然而现实情况却达不到预期理想效果,因此根据相关研究内容提出建议:进一步细化认定评分,赋予科技成果转化成果项较大权重分值,对于企业产生的创新利润给予更多奖励,这样可能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准入门槛优化和政策实施效果更为有效;认定政策应同时考虑不同类型企业以及企业的政策吸收能力,在制度设计上适当向一些有潜力的国有企业和高管持股企业倾斜,加大力度扶持我国科技企业发展壮大,推动我国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 [1] 曾婧婧,龚启慧,王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绩效评估——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

- 策,2019(9):118-125.
- [2] 韩凤芹,陈亚平.选择性税收激励、迎合式研发投入与研发绩效[J].科学学研究,2020(9):1621-1629.
- [3] Boeing P.The allo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R&D subsidies - Evidence from listed firms[J].RESEARCH POLICY,2016(9):1774-1789.
- [4] 颜晓畅.政府研发补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创新能力视角[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9(1):59-71.
- [5] 许玲玲,郑春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公告的市场反应研究[J].科研管理,2016(12):1-9.
- [6] Guo D G Y J K. Government-subsidized R&D and firm innovation:Evidence from China[J].RESEARCH POLICY,2016(6):1129-1144.
- [7] Howell A.Picking 'winners' in China: Do subsidies matter for indigenous innovation and firm productivity?[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7(44):154-165.
- [8] 贾春香,王婉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J].会计之友,2019(11):98-103.
- [9] 朱治理,温军,赵建兵.政府研发补贴、社会投资跟进与企业创新融资[J].经济经纬,2016(1):114-119.
- [10] 桂黄宝,李航.政府补贴、产权性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来自上市挂牌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14):69-75.
- [11] 白旭云,王砚羽,苏欣.研发补贴还是税收激励——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影响[J].科研管理,2019(6):9-18.
- [12] 王钊,王良虎.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11):109-116.
- [13] 雷根强,郭玥.高新技术企业被认定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政研究,2018(9):32-47.
- [14] 许玲玲.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制度环境与企业技术创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7):82-87.
- [15] 许玲玲.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J].管理评论,2017(9):84-94.
- [16] 黎文靖,郑曼妮.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6(4):60-73.
- [17] 赵璨,王竹泉,杨德明,等.企业迎合行为与政府补贴绩效研究——基于企业不同盈利状况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5(7):130-145.
- [18] 徐晔,蔡奇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创新及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方法[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39-150.

[责任编辑:刘 聘]

Research on the Financial Effect of the Recognition Policy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double difference model

Yu Xinxin

(Finance Department of Xiangyang Hangtai Power Machinery Factory, Xiangyang, Hubei, 441000)

Abstract: Taking th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5 to 2011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uses the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to analyze the financial effects of enterprises before and after 2008, the first year of the high-tech enterprise recognition poli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cognition policy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ca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but als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enterprise value of the company. The paper further divides the samples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s and senior manager shareholding, and then makes a differentiated sampl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cognition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ut for enterprises with senior manager shareholding, the impact only lies in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value, showing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terprise financial performance. However,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identified policy did not meet the expectat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relevant suggestions such as refining the innovation scoring standard and supporting targeted enterprise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At present,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effect of innovation, which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strengthen innovation incentive, promote enterprise innovation output and promot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high-tech enterprises; enterprise innovation; financial effects; double difference